

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

李劫人

第六卷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中

国

现

代

历

史

小

说

大

系



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

李劫人

主编 王富仁 柳凤九

第六卷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目 录

李劫人

- 《暴风雨前》 (1)
- 《大波》(第一部) (364)

李劫人

《暴风雨前》

第一部分 新潮和旧浪

—

太平的成都城，老实说来，从李短褶褶、蓝大顺造反，以及石达开被土司所卖，捆绑在绿呢四人官轿中，抬到科甲巷口四大监门前杀头以后，就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，第二年余蛮子在川北起事，其耸动人心的程度，恐怕都不及这次事变的大罢？

全城二十几将近三十万人，谁不知道北门外的红灯教闹得多凶！

就连极其不爱管闲事，从早起来，只知道打扫、挑水、上街买小东西的暑袜街郝公馆的打杂老龙，也不免时时刻刻在厨房中说到这件事。

他拿手背把野草般的胡子顺着右边一抹道：“……你们看嘛！七七四十九天，道法一练成，八九万人，轰一声就杀进城来！那时，……”

正在切肉丝预备上饭的厨子骆师，又看了他一眼道：“那时又咋个呢？”

“咋个？……”他两眼一瞪，伸出右手，仿佛就是一把削铁如泥的钢刀，连连做着杀人的姿式道：“那就大开红山，砍瓜切菜般杀将起来！先杀洋人，后杀官，杀到收租吃饭的绅粮！……”

骆师哈哈一笑道：“都杀完，只剩下你一个倒瓜不精的现世宝！”

他颇为庄严地摇了摇头道：“莫乱说！剩下的人多哩！都是穷人。穷人便翻了身了。……大师兄身登九五！二师兄官封一字平肩王！穷人们都做官！……”

骆师把站在旁边听得入神的小跟班高升睃了一眼道：“小高，别的穷人们都要做官了。我哩，不消说是光禄寺大夫，老龙哩，不消说是道台是见缸倒^①。你呢？像你这个标致小伙子，……依我的意思，封你去当太监。……哈哈！……”

高升红着脸，把眼睛一眨道：“你老子才当太监！”

骆师笑道：“太监果然不好，连那话儿都要脱了。这样

^① 在当时一般称呼厨子为光禄寺大夫，不知道是讽刺或是恭维。见缸倒是挑水夫，与建昌道三字谐音。建昌道是当时四川省分巡道之一，所辖有雅州府、宁远府、邛州直隶州。雅、宁二府，即今西康省雅安、西昌两专区，邛州为今四川省邛崃县，辛亥革命后，直隶州制度废除，邛州改名，便不辖县。

好了，封你当相公，前后都有好处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爷爷才是相公！你龟儿，老不正经，总爱跟人家开顽笑！你看，老子总有一天端菜时，整你龟儿一个冤枉，你才晓得老子的厉害哩！”

老龙并不管他们说笑，依然正正经经地在说：“……岂止大师兄的法力高，能够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！就是廖观音也了得！……”

高升忙说：“着！不错！我也听说来，有个廖观音。说是生得很好看，果真的吗？”

胡子又是那么一抹，并把眼睛一鼓道：“你晓得，怎么会叫廖观音呢？就是说生得活像观音菩萨一样！……我不是说她生得好，我只说她的法力。她会画符。有一个人从几丈高的崖上滚下来，把脑壳跌破了，脑髓都流了出来。几个人把他抬到廖观音跟前，哪个敢相信这人还救得活？你看她不慌不忙，端一碗清水，画一道符，含水一口，向那人喷去，只说了声：呀呀呸！那人立刻就好了，跳起来，一趟子就跑了几里路。你看，这法力该大呀！”

伺候姨太太的李嫂，提着小木桶进来取热水，向高升道：“老爷在会客，大高二爷又有事，你却塞在这里不出去！”

骆师道：“还舍得出去？遭老龙的廖观音迷得连春秀都不摆在心上了！”

李嫂一面舀热水，一面说道：“龙大爷又在讲说红灯教吗？我问你，红灯教到底啥时候才进城来？”

“七七四十九天，道法一练成，就要杀进城来了！”

“你听见哪个说的，这样真确？”

“你到街上去听听看，哪一条街，哪一家茶铺里，不是这么在说？我还逛了你吗？告诉你，我正巴不得他们早点进城！红灯教法力无边，一杀进城，就是我们穷人翻身的日子！你不要把龙大爷看走眼了，以后还不是很要做几天官的！”

李嫂哈哈大笑，笑得连瓢都拿不起了：“你不要做梦！就作兴纱帽满天飞，也飞不到你瓜娃子头上来呀！”

骆师把切的东西在案头上全预备好了，拿抹布揩着手道：“你不要这样说，他现在不已是道台了吗？”

“见缸倒是不是？……如今是倒抬，再一升，怕不是喊踩左踩右的顺抬啦^①！……哈哈！说得真笑人！”

老龙依然马着脸，将他两人瞅着道：“别个是正经话，你们总不信，到那一天，你们看，做官的总不止我一个人！”

骆师也正经经地说道：“我倒告诉你一句好话！厨房里头，没有外人，听凭你打胡乱说几句，不要紧。若在外头，也这样说，你紧防着些，老爷晓得，不把你饭碗砸了，你来问我！李大娘，大家看点情面，莫把他这些瓜话传到上头去啦！”

“这还待你说？哪个不晓得龙大爷是倒瓜不精的，若把他的浑话传了上去，不就造了孽了？不过，人多嘴杂，像他这样见人就信口开河，难免不有讨好的人，当作奇闻故

^① 倒抬与道台二字谐音。顺抬，因倒抬而引伸出来的笑谈。踩左踩右，是当时轿夫经常使用的口号，只须一提说踩左踩右，便知所指的是轿夫。当时做官人家专用的轿夫称大班，地位确乎比打杂挑水的高些，所挣的工钱也确乎要多些。

事，拿到上头去讲的。”

骆师道：“你指的是不是那个人？”

“倒不一定指她。公馆大了，就难说话，谁信得过谁？就像春秀，不是我指门路，她能投到这地方来吗？你们看见的。来时是啥子鬼像，现在是啥样子。偏偏恩将仇报，专门尖嘴磨舌说我的坏话。看来，现在世道真坏了，当不得好人！我倒望红灯教杀进城来，把这一起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千刀万剐地整倒注①！”

春秀的声音早在过道门口喊了起来：“李大娘！姨太太问你提的热水，提到哪儿去了！……也是啦！一进厨房，就是半天！……人家等着你在！”

她旋走旋答应“就来”，走到厨房门口，仍不免要站住把春秀咒骂几句，才登登登地飞走了去。

二

郝公馆的厨房里，谈的是红灯教，郝公馆的客厅里，不正谈的红灯教吗？

郝达三同他的儿子又三在客厅里所会的客，并不是寻常来往的熟客，而是一个初来乍见的少年。看样子，不过二十五六岁，比又三只大得五岁的光景。他的装束很是别致：一件新缝的竹青洋缎夹袍子，衣领有一寸多高，袖口小到三寸，腰身不过五寸，紧紧地绷在身上；袍子上罩了

① 整倒注是四川话，即整得彻底的意思。

件青条纹呢的短背心，也帶了条高领，而且是对襟的。更惹人眼睛的，第一是夹袍下面露了对青洋缎的散脚裤管，第二是裤管下面更露出一双黑牛皮的朝元鞋。

裤管而不用带子扎住，任其散在脚胫上，毫无收束，已觉得不顺眼睛；至以牛皮做成朝元鞋子，又是一层薄皮底，公然穿出来拜客，更是见所未见。

加上一颗光头，而发辫又结得甚紧，又没有蓄刘海，鼻梁上架了副时兴的鸽蛋式钢边近视眼镜。设若不因葛寰中大为夸奖了几次，说是一个了不得的新人物，学通中外，才贯古今，我们实应该刮目相视的话，郝达三真会将他看成一个不知礼节的浮薄少年，而将拿起官场架子来对不住他了。

郝达三却是那么恭敬地，捧着银白铜水烟袋，慢慢地一袋一袋抽着，凝精聚神听他满口打着不甚懂的新名词，畅论东洋日本之何以一战胜中国，再战胜俄罗斯。“一言以蔽之，日本之能以区区三岛，勃然而兴，而今竟能称霸东亚，并非有特别手段，不过能够维新，能够把数百千年来的腐败刮清，而一意维新。你老先生是晓得的，像伊藤博文、大隈重信这般人，谁不是维新之杰？我们老大帝国，若果要图强称霸；那没有别的方法，只有以维新为目的，只有以力学日本维新为目的！……”

说到慷慨激昂之际，真有以铁如意击碎唾壶之概，而右手的三个指头把一张紫檀炕几拍得吱吱吱地响。

郝达三定睛看着他那一张赤褐色的圆脸，颇觉有点茫然，大似初读《四书》的小学生听老师按着朱注讲“譬如

北辰，众星拱之”的光景。直把一根纸捻吹完，才放下烟袋说道：“先生所论，陈义颇高。大概中国欲求富强，只有学日本的罢？”

“是啦！是啦！鄙人宗旨，正是如此。日本与我们同文同种，而在明治维新以前，其腐败也同，其闭关自守也同，其顽固也同，一旦取法泰西，努力维新，而居然达其目的。又是我们的东邻，我们只要学它，将它效法泰西，所以富强的手段，一齐搬过来；它怎样做，我们也怎样做。它维新二十年，就达到目的，我们既有成法可循，当然用不着那么久的时间，多则五年，少则三载，岂不也就富强起来了？”

说完，把头不住地点着，并且脸上摆出了一副有十分把握的神气。

郝达三正在寻思他的话，打算把懂得的抓住一些，以作回答之资。他又将微微弓下的腰肢直挺起来，打起调子说道：“现在已是时候！朝廷吃了几次大亏，晓得守旧不可，要不为印度、波兰之续，只好变法，只好推行新政。朝廷提倡于上，同胞响应于下，我们这老大帝国，决然是有救的。不过民智不开，腐败依然，老先生，这发聋振聩的责任，便在我辈志士的肩头上了。”

于是又浩然长叹了两声。大概像是口说干了，端起盖碗茶，也不谦让，便长伸着嘴皮，尽量噓了几口。

郝达三只好点了几个头，含糊说道：“尊论甚是。”一面拿眼去看坐在下面方凳上的儿子，脸上也是木木然地，似乎又懂，似乎又不懂。

少年尊客又说道：“即如目前的红灯教。……”

这是当前极重要的时事，自然一听就令厅内的两个主人，厅外的两个仆人，全感生了兴会，眼睛全向着他。

“……邪教罢咧！有何理由可说？然而为时不久，聚众至于几万人，这可见一般愚民迷信尚深。迷信者，维新之大障碍物也。譬如欲登喜马拉雅，而冰原阻于前，我辈志士，安能彷徨于此冰原之前，而不设法逾越之乎？”

他把两个主人轮番看着，好像要他们设一个什么方法似的。郝达三只好把水烟袋重新抱在手上，高升赶紧将一根点燃的纸捻拿进来，双手递与主人。顺带把那尊客瞥了一眼，只见他很得意地把坐在炕上的上半截身子，不住地左右摇摆。

郝又三看了他父亲一眼，迟迟疑疑地问道：“喜马拉雅，这是啥东西？”

那少年哈哈大笑道：“世兄大概新书看得很少。……这是山的名字。倒没有关系，我只是借来做个比喻。……我的宗旨，只是说，愚民还如此地迷信红灯教，我们应该想个啥方法，才能把迷信破除。迷信不破除，维新是不能的，即如日本，……”

他自然想举一个日本已经行过的有力证据。似乎一时想不起，两眼瞪着，竟自说不下去，仿佛他那沛然莫御的语流也着喜马拉雅短住了。

郝达三觉得再让他说下去，新名词必然更多，明明好懂的话，一定说来越发弄不清楚了。遂赶快说道：“红灯教的声势，现在好像越闹越大了，到处都听人在说。新制军

岑大人接事已这么久，还不见有何举动，也未免怪了！……”

话头又着尊客抢了过去：“方今官吏，通通是老腐败！……”

高升进来，悄悄在主人耳边问道：“要开早饭了。太太问，留不留客？”

主人那一只耳朵恰恰听见：“官吏通是老腐败，”觉得这骂连自己也有份，便不高兴了。向高升摇了摇头，而对于尊客的高论，也不如前此之专注。

尊客又旁若无人地，把“官吏腐败论”、“破除迷信必须启发民智论”两篇大文，套着新民先生的笔调，加入更多的新名词，洋洋洒洒发挥了半点多钟，才向又三说道：“敝合行社新书报很多。大家又都是志士。世兄若有加入之目的，敝社同鄙人欢迎之至！”

郝达三拱拱手道：“犬子资质愚鲁，旧学还用过一点功，新学简直同兄弟一样，什么都不懂。将来还要多承教诲！”

尊客略略谦了两句，便起身告辞。主人按着老规矩，只送至二门，叫又三代送到大门。

到倒座厅吃饭之际，太太问道：“是哪个浑娃娃，坐了这半天？光听见大声武气地说麻了，说了些啥子？”

郝达三举眼把坐在旁边的十八岁的大小姐香芸瞥了一下，才笑道：“就是葛囊中恭维得天上有、地下无的那个苏星煌！……”

太太便“哦”了一声，赶快问：“人还好吗？”

郝达三正问他的儿子：“他那些长篇大论，你觉得怎

样？”

又三赶快把饭碗放下道：“大概有些道理，就只不大听得十分懂。”复笑了笑道：“新名词太多了些。”

郝达三道：“学问怕还不坏，你看他，日本人他也晓得，外国地方他也晓得，一开口就长江大河般滔滔不绝，笔下一定流利，就只火气太盛了。”

三老爷尊三笑道：“光看那一身打扮就新极了。”

他嫂嫂说道：“正是呀，我听高贵说，穿了双皮鞋。牛皮那样硬的，咋个好做鞋子穿？”

大小姐笑道：“妈也张巴！高贵他们在下雨天穿的钉靴，不是生黄牛皮做的吗？”

她哥哥道：“我仔细看过他那鞋子，虽是皮的，却像很软，连脚指头的扭动都看得清楚，一定不是这里做的。”

他妈问道：“你看他样子咋样，还秀不秀气？可惜我不晓得就是他，光听说一个姓苏的……”

大小姐道：“妈也是啦！这样留心人家做啥子？”

姨太太坐在她的对面，忍不住向她抿嘴一笑道：“太太咋个不留心人家呢，你想想看？”

大家微微一笑。她三叔还补了一句道：“大侄女真可谓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！”

香芸才会出意来，这个姓苏的，原来与自己有切身的利害。遂本能地羞得红着脸，低着头，赶快把饭吃完。不及像往常比着筷子一一叫了慢请，还等着大丫头春兰递漱口折盂，递洋葛洗脸巾，只是几步抢进房去。本应该就回到自己房间坐马桶去了的，但她心里好像有点怔忡，又车

转身，躲在湘妃色夹布门帘之后，要听他们的议论。偏偏大家又谈到别项事情上去了，没半句话提到姓苏的，直至吃完饭，大家散了出去。

三

郝又三果然加入了文明合行社，并由他父亲捐助了五十两银子。而第一件使郝家人耳目一新的，便是常由郝又三从社中带一些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《申报》、《沪报》回来。

据他说，都是上海印的，每天有那么大几张。真是前两三年葛寰中曾说的又像《辕门抄》，又像《京报》，可是又有文章，又有时务策论，又有诗词，还有说各省事情的，尤稀奇的是那许多卖各种东西的招贴。

郝达三躺在鸦片烟盘子侧，把所有的《申报》、《沪报》仔细看了一遍后，批评道：“这东西倒还有点意思，一纸在手，而国家之事尽来眼底，苏星煌等的学问，大概都是从此中来的罢？”

他兄弟尊三所称怪的，便是“字这样小，又这样多，一天这么几张，刻字匠可真了不起，这么一大块板子，咋个刻得赢罗！”

于是大家便好奇地研讨起来。

大小姐香芸首先有点恍然道：“我想这板子好像是多少块拼起来的。你们看，这个卖花露水的招贴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在那儿。……”

郝尊三接着把膝盖一拍道：“大侄女真聪明，一定是这么样的！并且这个字是倒的，恐怕连每个字都是活动的，你们信吗？”

郝达三连连点着头道：“是啦！是啦！我想起了，以前不是有所谓聚珍板吗？字就是一颗一颗的，要印啥子时，将它检出来排起。书可以这样印，报自然也是这样印出的。……”

这算是郝家的人对于新事物第一次用脑的结果。由郝又三向社中朋友谈起，都一致恭维他们的脑筋真灵敏。又听说先启其机的，是他的令妹香芸女士，苏星煌遂庄严地向郝又三提说，何不请她加入社来，共同学问？“现在是维新时候，一切都应该与以前不同。以前那些腐败思想，比如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女子只宜谨守闺闼等等腐败话，都该同迷信一样，破除一个干净。”

又一位社友也是主张维新到将男女界限打破的，首先赞同道：“苏君的话，极合鄙人宗旨。鄙人向来主张男女平权，男子做得的事，女子都可以做。你们要晓得，中国四万万同胞，而女的就占二万万。若其把女的算开，中国岂不就去了一半？这如何使得！所以鄙人在家里也常向家母做狮子吼，说：你们仍然在家里做一些烧锅煮饭的腐败事，而不出来维新，中国还有救吗？”

又一位社友也插言道：“何况当今世界正是女权鼎盛之时，英吉利一位女主，我们中国一位女主！……”

大家的意思好像立逼郝又三就要答应，而他的令妹似乎立刻就可加入的一样。郝又三推在他父母身上，说要等